

# 蓝盾的尊严

张湘霖 著

报告文学集

IAN DUN  
ZUN YAN



春秋出版社



# 蓝盾的尊严

〔法制报告文学集〕

张 湘 霖

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 北 京

# 蓝盾的尊严

张 湘 霖

\*

春秋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10.375 字数 230千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 7-5069-0044-0/I·6 定价 2.17元

## 目 录

|                        |        |
|------------------------|--------|
| 我不是不爱你呀.....           | ( 1 )  |
| 因为他说了两句真话.....         | ( 20 ) |
| “10·15”特大盗枪盗毒案侦破记..... | ( 41 ) |
| 爱的力量.....              | ( 64 ) |
| 一个流浪者的自新.....          | ( 81 ) |
| X 的悔.....              | ( 97 ) |
| 白雪覆盖的故事.....           | (109)  |
| 一个全国劳模的堕落.....         | (147)  |
| 后娘.....                | (174)  |
| 大字讲师房间里的暴力案.....       | (182)  |
| 北线黄金口岸缉私录.....         | (194)  |
| 黄金梦的破灭.....            | (214)  |
| 乞丐盗窃团伙的覆灭.....         | (231)  |
| 在征婚广告的背后.....          | (245)  |
| 沉闷的枪声.....             | (257)  |
| 蓝盾的尊严.....             | (278)  |
| 乞丐行踪.....              | (299)  |

# 我不是不爱你呀

## (一)

1976年。江南7月，一片锦绣。

列车象一条游龙，在绿海碧波中飞驰。穿过如浪的群峰，越过似练的江流，飞过城镇，掠过村庄，向着广州的方向奔驰……

深圳车站。身穿各式服装的人潮水一样从一列刚刚停下的火车上涌下来，人流中，有一对青年男女，男青年身穿港衫花喇叭裤，他挽着那位女青年的右臂，亲切得近似讨好，说着什么。当他们走到美观庄重的候车大厅的门口，女青年站住了，和对方说：“庄生，让我在这儿站一会儿，热死人了。”说罢，便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帕，搥着自己渗出细汗的红扑扑的脸颊。

“那，我去办理一下海关手续。”男青年说着，向前走了两步，又扭回头来亲昵地喊了一声：“莫走远噢，阿桃！我就来的。”才急匆匆跨进候车室的大门。

那个叫阿桃的女青年，是个南方型的漂亮姑娘。她年纪约摸二十四五岁，身材苗条，皮肤微黑，椭圆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红润的小嘴闭着，嘴角的左下方，有一颗小而圆的痞子。她上身穿着洁白的确良衫，左胸前绣着一朵银灰色的牡丹花，下身是天蓝色的百褶短裙，再加上那穿着淡粉色丝袜的脚上蹬着一双棕黄色皮凉鞋，和那长着乌黑

秀发的头上卡着灰里发黑的发卡，色彩明快而柔和，给人以装饰无华的健康美感。

阿桃在门前的阴凉地站着，表面上若无其事，心绪却十分烦乱。她两眼望着前方，前方灰蒙蒙的雾霭下面，蹲踞着巨兽般的城市，那就是她将来生活的所在：香港。“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新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呢？”想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扭过头向后边张望，不远的一座楼房挡住了她的视线，但她想得出：后边是无尽的田野、山峦、江流、城市和村庄——这是生她育她的土地啊！就要和故土告别了，是永久的诀别，还是暂时的分手？她不知道。此时，平日里她喜爱的那首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的禁歌又响在她的心头：“我不是不爱你呵，亲爱的故乡……”她鼻子一酸，眼睛湿润了，一种庄严的情思在心头升起。

“我为什么要走呢？这么多年不是也熬过来了吗？”她这样想着，但眼里立即浮现出一些人冷淡轻蔑的眼光，她心灵颤抖了。

“我为什么不走呢？在这里受人歧视和白眼？”她心一横，几乎喊出声来：“命！命！这都是命啊！命运是颗种子，任风吹吧，吹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吐芽，活下去！”

一阵凉风吹来，她冷静了一下，见眼前草坪中有一簇鲜花，她茫然地走向前，掐了一朵，品闻着，思索着……以致那个叫庄生的青年喊了她几声，她也没有听见。

## (二)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有时你不经意地向前走了一步，或者恰好迟走一步，你眼前展现的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图景。

在这点上，阿桃此时的感觉相当深。当她被庄生挽着，

一步迈下罗湖桥的时候，她心里“咯登”一下：“命啊，定了！”

庄生并没有带她直接进城，而是叫了一个漂亮的小轿车，坐上直奔香港城边一片林木密郁的郊区。庄生告诉她：他所在的办事处总经理的别墅在那里；他们应和经理、经理太太见个面，续几天假，再回寓所。

小轿车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奔驰。庄生紧紧搂着阿桃的腰肢，几乎贴着阿桃的耳根告诉她：“我的桃，太太是个大好人，她一定会喜爱你的。”说着，在她耳根上响亮地亲了一口，又用搂着她腰肢的右手，慢慢地向上摸……

阿桃从外边的反光镜上，清楚地看见那位阿飞打扮的青年司机在笑，一种淫邪的笑！她感到耳根发烧，全身不自在。她扭过头，望着庄生轻佻的面部表情，想起方才他要车时嘴里打着长而又响的呼哨，以及和阿飞司机拍膀磨肩地嘻笑动作，在本来就有陌生之感的心头上罩上了一层疑云。

庄生被阿桃看得不好意思了，马上又恢复了平日的常态，十分体贴地跟她说：

“桃，香港这地方不比大陆，初来乍到，你可能不习惯，要很快地习惯才是噢。”

阿桃觉得庄生的话还近情理，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嘛。虽说她和庄生见面时间不长，感情上总觉陌生，但，庄生必竟是她的新婚丈夫嘛。

想到新婚，她感到离奇好笑。她经人介绍，和庄生认识了才十几天，就到公社领了结婚证，而第二天，便乘车到这陌生的地方，她的生活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切办得如此神速，简直是在做梦！

丈夫刚才的话倒提醒了她，她望着眼前陌生的丈夫，心

里想着：“这人，该不是个花花公子吧？”“我怎么早不想，晚不想，现在才想起这个问题呢？”“咳，想这些干啥！既来之，则安之，随他去！”想着想着，她眼里蒙上了一层迷离的雾。

庄生是一个年近30岁的青年，长相一般，有点儿颠脚。这次回国是探亲。其实，他在国内并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只是在阿桃下乡的福建莆田地区茶山大队有个从未见过面的表姨徐阿婆。庄生父母早在前几年下世了。父母在世时，嘱咐他有机会一定回国看看，认认亲，上上祖坟，并且，一定找一个家乡的姑娘成亲，叶落归根，有朝一日，还是回到家乡来。徐阿婆是个热心肠的老人，而且那地方在海外的人很多，历来有在家乡娶亲的习惯，也就经心起这件事来。庄生提了个条件，即只要年轻长得漂亮就行。这可难住了徐阿婆。现在的姑娘，都不愿离家远走，况且，这些年的教训还少呀，弄不好，就海外关系这一条，全家都要受连累。徐阿婆想来想去，想到阿桃，找阿桃试探着一提，谁知一拍即合：阿桃愿意。

汽车驰进一座绿树映掩的大院，又在院内的林荫道上驰了一会儿，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来。阿桃随庄生走进大楼，大楼里传来一阵阵异乡音乐的音响，这使阿桃十分新奇。他（她）们乘电梯上了4楼，庄生把阿桃引进一间宽敞的大厅，先亲了她一口，然后把她安置在沙发上坐下来，又替她打开坐式摆头电扇，跟她说：“桃，在这等着，我去请经理和太太。”又说了声“古德拜！”便砰地一声带上门，出去了。

这客厅装饰得十分豪华，大理石地面铺着棕红色的地毯，大而明亮的玻璃窗被天蓝色的窗帷半掩着，光线却不显暗淡。右面洁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裸体女人像，阿桃知道，

这是世界名画：睡着的爱神。

阿桃坐在那里，开始不敢动，她等待着经理和太太的接见，想着该客气地说些什么，她在想，这房子的主人们，一定是喜爱艺术的。

音乐之声从窗外不时地飘进来，慢慢地，她听清了，尽是颓废的靡靡之音，什么“做人难，做人难，那个人不想赚钱”“让我们甜滋美梦，只要你躺在我怀中——”她感到全身不舒服。

10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主人们并没有出现。这时，阿桃听见隔壁有女人的嘻笑声，还夹杂着粗鲁的训斥声，她感到奇怪，站起来走上去听。她发现，左侧有个巨大的玻璃窗，被天鹅绒的窗帘遮盖着，那些嘻笑声就是从那间屋里传出来的。

受好奇心怂恿，她放大胆子揭开窗帘的一角向里偷看，她惊呆了。她看见：这间大厅的左边，十来个只穿红色三角裤衩、乳罩的青年女人面对墙壁的大玻璃镜扭动着身子在练走步，在练笑容！而右侧，四个也如此装束的女青年分别跪在两张睡床前，为两个几乎是全裸体的中年胖女人捶腿按摩，那两个胖女人还不时地吼喊：“不对！”“向上！”“轻点儿！”

阿桃马上放下窗帘，心突突地跳，用手捂住发烧的脸，差点叫出声来：“天哪，这是什么地方！”

### (三)

终于，门开了。走进一位身体肥胖，装饰华贵，年近五十的阔太太，她身后跟着两个满脸流气的年青汉子。庄生并没有跟进来。阿桃有些诧异，但她尽量压制住砰砰跳动的

心，谦恭地站起来。她想应酬一下场面，快些离开这个鬼地方。

胖太太走到阿桃面前，并没有立即开口，而是从头到脚地打量着阿桃，仿佛阿桃不是一位客人，而是一种什么为她所需的物件。最后，胖太太满意地点了点头。

阿桃此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可是她还是说了：“太太，您好。”她说得很生硬，“太太”二字象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不要叫我太太，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妈妈，妈妈会象待亲生女儿一样疼你的。”胖太太慢条斯理地说着，亲昵地拉住阿桃的手，叫她坐在自己身旁。

“今后，就在妈身边好好学，缺啥少啥跟妈说，噢！”

“……”阿桃茫然地望着眼前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妈妈”。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咳，苦命的孩子，在我这里，你会得到你所得不到的一切。”

“庄生呢？我的丈夫。”阿桃突然想起了庄生，问了一句。

“庄生——你的丈夫？哈哈！”胖太太轻蔑地大笑起来，对阿桃说：“他嘛，走了。象抢到桃子的野猴，一溜烟地跑了。”胖太太见阿桃愣怔的样子，又补充了一句：“怎么，还不明白？庄生拿走了我的钱，把你永远地留给我了。”

象一枚炸弹在阿桃头顶上轰然爆炸，她摇晃着站起来，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睁大了冒着火星的双眼，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们这些骗子！”

胖太太并没有生气，她把阿桃按在座位上，依然拉着她的手，慢声细语地对阿桃说：“对，一点不假。庄生是个没

良心的骗子，他骗过不少姑娘，连我的钱他也敢骗。他骗了我好些钱，这次，你来了，他才算马马虎虎地还清了。”

一切都明白了！阿桃呵，被骗到这里卖了！

“不！我不干！你们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我的女儿，不要说疯话。”胖太太的语气软中带硬：

“出去？到哪儿去？你的家在哪里？就是我让你出去，你走得我的门槛，你也走不出香港！”

“我要控告你们——你们这些人贩子！”

“控告？”胖太太冷笑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告诉你，我这是正正堂堂的按摩服务公司，是有牌照的，是受当局保护的。”

胖太太又更换了一种口气，虚情假意地说：“我的女儿，认命吧。况且，在我这里，你会成为一名真正的黑桃皇后的。”

阿桃浑身一颤，“黑桃皇后”这几个字戳痛她的心，她放声大哭起来。

“好好想想，想通了，就按一下电钮，妈妈再来看你。”胖太太说了一声，就往外走。此时，这看上去文雅美丽的阿桃姑娘，仿佛变成了一头困兽，“不！骗子！放我出去！”她大喊一声，扑上去，想抓住那位胖太太，但是，她被一个青年大汉揪住了。“啪！啪！”两记耳光打在她的脸上，跟着就是一拳，她往后踉跄了几步，“扑”地摔倒在地上，嘴角淌出一道腥红的细流……

#### (四)

阿桃躺在地上，当她醒来的时候，嘴里喃喃呢呢着：“黑桃皇后，黑桃皇后……”往日的事情，一幕幕在她迷蒙

的眼睛里浮现……

阿桃姓宋，出生在福州市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然而，她并没有享过福。在她还没有长到能够辨认出母亲面孔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当她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她是跟继母长大的。因为小，她不知道父亲给继母留下多少钱。她只记得，她家有一幢楼，继母将房屋出货，收房租。继母不生育，她是独苗。然而，继母待她并不好，小时候经常挨打，拿她做丫头使。当她升入初中，她就去住校，继母每月只给她10元钱，还常常和她哭穷。可是她看见继母却整日吃穿打扮，家里雇了个保姆，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

她恨继母，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材，和这个家庭决裂，和这个可恶的继母决裂。

从小学到中学，阿桃都是学校的“尖子”学生。当她上初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继母的家（她一向跟人这么说）被抄，并且挂了牌子游街。当时，她心里高兴：“活该！”

但，很快，灾难同样落在她的头上，这个14岁的小姑娘被打成“黑崽子”、“小修苗”，更可怕的是叫她亮相：几个和她同样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剃了阴阳头，去跳“狗崽子”舞。这，打击太大了，她受不了。本来象是在秋风中发颤的树叶似的幼小心灵经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她绝望了，想去死。一天放学后，当她站在书桌上正要去触电，一个尖颤的声音叫住了她！

“阿桃！干什么？！”阿桃扭头一看，是陈阿勇——她的同桌同学，和她一样被人称做“狗崽子”的女孩子，惨白着脸睁大了恐怖的眼睛站在她的面前。

陈阿勇把她从书桌上拉下来，两个未成年的小姑娘拉着手，在教室里放声大哭起来。

“阿勇，我……我没有了家，没……没有……”阿桃哭着，说不下去了。

“阿桃，不怕！到我家去。”阿勇止住了哭声，替阿桃擦拭着脸颊上的眼泪说。

阿桃还在抽泣，用惊异的眼睛盯着阿勇。“阿桃，我爸爸才是天下顶好顶好的好人哩，他会收下你，会疼你的。”阿勇真诚而热情地说。

陈阿勇和阿桃同年，比阿桃小2个月。但平日，阿勇在阿桃的眼里，象个男子汉，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她不但学习好，而且见义勇为，连班里最有劲的“足球大王”都怕她三分哩。

阿桃真的跟阿勇去了。阿勇的话得到了证实。阿勇的爸爸陈有为是个“老资格”，五七年打成右派后，降为市里的图书馆管理员，妻子离了婚，他带着独女过日子。陈伯伯不但收留了阿桃，疼爱阿桃，还常常开导她，教育她，阿桃一辈子也忘不了陈伯伯的话：“生命是一颗顽强的种子，狂风不管把它吹到哪里，只要有土，它就能生根，开花，结出果实来。”末了，陈伯伯问阿桃：“你说土是什么？”阿桃感到奇怪，“土？就是土呗！”“不！土，就是祖国大地上的主人，人民！”陈伯伯斩钉截铁地回答。

就这样，阿桃和阿勇，这风暴中两颗幼小的嫩苗，结下了连根交枝的情谊。

## (五)

阿桃倒在地上，头脑发胀，思想在飞翔……

过了二年，阿桃和阿勇背着行李卷，离开了那可怕的环境，怀着颗滚烫的心，带着新生的欲望，同时，也带着陈伯伯的教导，奔向农村：把自己生命的种子投入祖国的沃土，在那里生长，期待着结出硕果来。

这两个未成年的姑娘，凭着这股热情，凭劳动的汗水，赢得了社员的好评和爱怜。第一年，就推荐他们出席公社先进知青会，但是，上头未批。原因是：他们出身不好。第二年，推荐他们去学赤脚医生，上头又未批，原因是：她们出身不好。第三年招工上大学，她们又被卡了下来，原因还是她们出身不好！

然而，大自然的爱抚却是无私的。她们同其他知青一样，在风吹日晒中，在劳动的歌声中，长高了，长大了，长成了健康漂亮的大姑娘。

“阿桃，爸爸说的对，生命是种子，只有扎进土里，就会吐芽，长大成材的。”阿勇常常甩动着有力的臂膀跟阿桃说。

“可我们是天生的苦种，长大了，开花惨白，结果发苦，怕是成不了好材料呢。”阿桃对陈伯伯的话产生了动摇。

“想开些，不许出席先进知青会，难道我们就不先进了？不让当赤脚医生，不让进城，我们一辈子扎在这里，好好地生活。”阿勇以大姐姐地口气开导她，鼓励她。

“活？要看怎么活。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理直气壮地活得象个人！”末了，阿桃痛苦地长吁了一口气。

青春正盛的姑娘，眼睛总是闪着六分羞涩四分兴奋的神彩。因为，她们已经会藐视爱情，同时，爱情也在藐视着她们。

阿桃很快发现，女友阿勇爱上了本村憨直俊气的青年社员：陈平。同时她发现了自己也在爱，不过，爱的很朦胧。

“阿勇，跟我坦白吧！你爱上了陈平！”阿桃“审问”阿勇，是想从她那里学到爱的真谛，爱的勇气。

阿勇脸上羞红，但非常坦率地点了点头。

“勇，你真会挑，陈平哥是全村最好的青年。”

“村子这么大，好青年何只是陈平？只是我们对脾气，我喜爱他为人正派憨直。”阿勇掠了一下额头上的刘海儿，转过话锋，追问阿桃：“你呢？不是也相中了一个好青年？”

阿勇的话勾起了阿桃的心事，她红着脸，望着阿勇，为难地摇摇头。

心细的阿勇揭开了阿桃心头的清雾：“足球大王和陈斌都在追求你，对吧？”

阿桃羞涩地点点头，用祈求的目光望着阿勇，仿佛在问：怎么办？

“那么，你最喜欢谁？”

阿桃沉默不语。她在想。

“死丫头，真贪心，你都爱呀？！”阿勇开玩笑地叫起来。

“你……”阿桃的脸羞得通红，甩过头，装作生气。

“得了吧，我的好姐姐。”阿勇扳过阿桃的肩头，认真而亲切地说：“两个人各有千秋。足球大王就象一团火，热心而正直；陈斌呢，聪明、能干，心地善良。两个人呀，又都那么漂亮。”阿勇看阿桃还是沉默不语，又说：“过一段再说也好，选定一个，勇敢地去爱吧！不过死妮子，要快！”

你长的那么俊，小心追求的人多了，挑花了眼！”

阿桃脸上浮起两朵桃云，轻轻拧了阿勇一把，两个人咯咯地笑了一阵。阿桃的心里十分感谢这位可亲可敬的妹妹：阿勇。

生活象棵山地里的大榆树，常常节外生枝。这一年，公社在山里修水库，出了事故，十几名社员受伤，急需输血。阿勇和阿桃先报了名，但是，她们又被顶了回来，原因很明白，她们出身不好。

阿勇气得浑身发抖，和支书顶起来：“这是谁家的政策。”

“上头定的。”对上级的指示句句照办的老支书平淡地回答。

阿桃久被创伤的心灵疼痛得凄厉地打着颤，她受不了，痛哭了一大场。

过后，阿勇慰藉她时，她又嘿嘿地笑起来，说：“阿勇，莫劝我，我早想开了。咱们的血型不对哩。”

“咋不对？”阿勇莫明其妙。

“人家的血型是A、B、O型，咱们的血型是反动型的，天生的反动型的。”说罢，又是一阵冷笑了。

从此，性格沉静的阿桃变了。她变得好说好笑了，玩世不恭了。她开始信命！

工余时，足球大王找她散步去，她去。但她巧妙地回避着爱情问题。当足球大王在迷茫中和她分手时，她轻盈地迈起舞步，唱起：“我不是不爱你呀……”

陈斌请她洗衣服，她洗，可是，却故意地把陈斌装在衣袋里的情书揉搓在洗衣盆里，弄得陈斌哭笑不得。

后来，还有几个勇敢分子向她献殷勤，她拒绝。人家悄

悄送来一兜香蕉，她就高声大气地喊：“哈！香蕉！快来吃吧！”并且当着众多的姐妹，也当着慰劳者本人夸一句：

“某某，下次多多送哟！”弄得慰劳者尴尬不堪。

阿勇了解阿桃，为她担心，常劝她：“阿桃，这样下去，不行呵。”

“我一不偷，二不抢，怎么不行？”

“你玩世不恭。”

“‘恭’？又怎样？”

“政策会变的。”

“变是变，这几年，越变越邪。”

阿勇无言以对。

阿勇希望阿桃好。她想：爱情会治好她的创伤。可是，恰恰相反，爱情是阿桃心上的一块疤。

“阿桃，勇敢地去爱吧！”

“爱谁呢？”

“陈斌？他聪明能干……”

“血型不对路，狗鸡犯相。”

“什么血型不对路？人家陈斌多喜爱你。”

“也许吧。可他那个可爱的爸爸呢？”陈斌的爸爸正是那位对上级指示句句照办的老支书。“我不祈求爱情。”

“那，你选定了足球大王？”阿勇探讨地问。

“血型真对，一个资本家的女儿，一个正坐牢的叛徒走资派的儿子。”

“桃，又开玩笑！你选定了？”阿勇嗔怪一句，心里却很高兴。

“不！正因为血型对，我才怕。”

“怕什么？”